



对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潮流的追根溯源 ○

对八十年代大学生诗学价值的重新挖掘 ○

大学生 诗歌家谱

DAXUESHENG SHI GE JIA PU

《飞天·大学生诗苑》
创办史（1981—2014）

姜红伟 编著

SPM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方出版传媒

大学生诗歌家谱

姜红伟 编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生诗歌家谱:《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姜红伟编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218-11019-6

I. ①大… II. ①姜…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3072号

Daxuesheng shige jiapu feitian daxuesheng shiyuan chuangbanshi

大学生诗歌家谱:《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

姜红伟 编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策划编辑:钱飞遥

责任编辑:钱飞遥 许春芳

责任技编:周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32 字数:400千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



《大学生诗苑》20世纪80年代作者群像一



《大学生诗苑》20世纪80年代作者群像二



《大学生诗苑》20世纪80年代作者群像三

【序一】

80年代诗歌史的“另类书写者”

叶延滨

在中国诗坛有一些不应被忘记的为诗歌做出贡献的人，黑龙江诗人姜红伟常年痴迷于20世纪80年代诗歌史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这样痴情的“另类书写者”实属凤毛麟角。

姜红伟生活、工作在素有“中国最冷小镇”美誉的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多年来，他以诗为唯一乐趣、唯一爱好，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从事着他热爱的诗歌事业：策划诗歌活动、收藏诗歌资料、研究诗歌历史、创办诗歌场馆、编著诗歌史料，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声，一心只做诗歌事”。

之所以说姜红伟是80年代诗歌史的“另类书写者”，是因为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有关80年代的诗歌项目都是迄今为止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都是“另类”的，都是“独家”的，都是属于姜红伟的与众不同的“专利”。比如，在诗歌活动的策划上，姜红伟策划了“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诗歌民刊收藏家系列访谈”“著名诗歌编辑家访谈”“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等一系列轰动诗坛的活动，可以说每一项活动都是独具特色，都在诗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追忆、怀旧、研究80年代诗歌的热潮。再比如，

在诗歌史料的收藏上，姜红伟集30多年之精力、财力、物力，收藏了5000多件诗集、诗报、诗刊、民刊、书信、照片、手稿、图片等各种珍贵诗歌资料，在全国首屈一指。在此基础上，姜红伟克服各种困难，历经各种辛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办诗歌纪念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在诗坛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五百余位著名诗人的大力支持，并因其丰富的馆藏而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座地标性建筑。尤其最值得一提的是，姜红伟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80年代诗歌史的研究，发表了有关文章五十余篇，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校园诗歌史专著《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在广东《作品》开设“1978—1990中国大学生文学刊物索引”专栏，在《星星》诗刊、《岁月》文学月刊和广州《信息时报》开设“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专栏，完成了《中国高校大学生诗歌刊物图文档案（1978—1980）》等多部书稿。可以这样说，他的每一个研究专题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非同凡响的诗学领域里的开山之作。

说起来，我与姜红伟虽然“认识”了十多年，但至今却从未“谋面”，堪称“神交”。2004年，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和一篇长达万字的文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校园诗坛历史备忘录》。在信中，姜红伟请我对文章给予批评指正，并谈了准备编著一部关于甘肃省《飞天》文学月刊开设“大学生诗苑”栏目创办历史的专著的构想，希望我能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我的印象中，他寄来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诗坛上第一篇全面研究大学生诗歌历史的十分珍贵的诗歌史料，我读后感觉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回信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支持他在大学生诗歌史上再做进一步研究，力争多出成果。同时，对于他那部诗歌史料著作给予了鼓励，希望他早日写成。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去年冬天，姜红伟发来短信告诉我他那部

关于“大学生诗苑”的书稿已经完稿并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言。面对这部既是中国第一部文学期刊诗歌栏目史，又堪称中国当代大学生诗歌史简写本的专著《大学生诗歌家谱——《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以下简称《家谱》），说实话，我的心里真是为姜红伟高兴，为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高兴，为他“十年磨一剑”的成功高兴！

众所周知，1981年2月，《飞天》杂志在总编杨文林的支持下、在编辑张书绅的主持下，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以发表大学生诗作、培养大学生诗人为宗旨的诗歌栏目——“大学生诗苑”，并在长达33年的岁月里，书写了一部诗人辈出、佳作纷呈、影响深远、载入史册的“大学生诗苑”栏目创办史！

对于“大学生诗苑”的创办价值，姜红伟在书中做了精辟的评价，我十分认同：“大学生诗苑”是中国新时期诗歌史上创办时间最长久、培养诗人最众多、社会反响最广泛、赞誉名声最响亮、读者受众最广泛的名牌诗歌栏目。它的创办，是中国80年代诗歌史、期刊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但为甘肃新时期诗歌的兴盛发现和培养了众多优秀诗人，而且引领了80年代大学生诗潮，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并最终为第三代诗人的崛起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了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价值之卓越、贡献之突出、功德之无量，形成了一种空前绝后的“大学生诗苑现象”。

据我了解，姜红伟编著的这部《家谱》是目前海内外图书市场上唯一一部类似题材的诗歌史料书籍，堪称“孤本”，更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当代大学生诗歌史的重要文本，填补了中国当代大学生诗歌研究领域的空白，既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又有极强的可读性、现场感和揭秘性，对于今后研究中国当代大学

生诗歌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今后研究中国当代大学生诗歌的首选读本。

纵观这部书稿，给我最深的感觉就是全书上下贯穿了一个“新”字：

一是课题新。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等一系列新时期出现的重要诗学现象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形成体系，并且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迄今为止，无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社会民间，无论是大学中文系教授，还是从事诗歌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80年代初期开始、由“大学生诗苑”引发并形成的大学生诗潮或者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个十分重要的诗歌现象却视而不见，至今无人问津，形成了不应该存在的诗歌史上的“真空地带”。而姜红伟在这部书稿中却以“大学生诗苑”为切入点，对80年代大学生诗潮或者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被大家忽略、被大家遗忘的重要诗学现象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凭借强大的理论勇气和丰富的诗歌史料进入了这一别人从未涉猎、从未碰触的诗歌领域，并以自己独辟蹊径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诗歌史上的这段空白，将一个全新的课题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是写法新。目前，诗歌史的编著几乎全部由从事诗歌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或大学教授承担，诗歌史的写法几乎都是固定的模式。据我所知，姜红伟只有高中文化，是名副其实的“另类书写者”。然而，“另类书写者”也有“另类”的优势：他可以不受任何诗歌史理论的禁锢、不受任何诗歌史写法的束缚，可以完全采取一种“任性”的写法，而不受任何拘束。在这部书稿里，姜红伟在诗歌史的写法上进行了大胆尝试探索，以一种有别于其他类诗歌史的新写法，通过运用访谈录、回忆录、简述录、评论录、佳作录、名录以及老照片、老图片、手稿等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诗苑”的历

程、价值、贡献以及所引发的大学生诗潮或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缘起过程、诗人群体、诗歌社团、报刊诗集及历史影响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描述和阐述，并成功地告诉大家，80年代诗歌史完全可以有“另类”的写法。

我看完这部书稿后，久久地沉浸在这部书稿所描绘的浓烈的80年代诗歌氛围中。每翻开一张书页，仿佛就回到了那个诗歌黄金时代。那时，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大学，1981年4月，我的一首散文诗《眼睛在对心说》发表在了刚创办的“大学生诗苑”第2辑上。紧接着，我又接连发表了三组诗歌，其中，一首题为《太阳和大地的儿子》的诗歌还荣获了1982年第一届《飞天》大学生诗苑奖。因此，我对“大学生诗苑”充满了感恩的心情。1991年，我到延安插过队的地方去看了看，因为与甘肃近了，就想到甘肃转转，这是我第一次到兰州，到兰州后，我专门去拜见了张书绅先生，当面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和敬意。

据我所知，这本《家谱》仅仅是姜红伟庞大的80年代诗歌史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项目。目前，他正在编著《校园诗歌怀旧笔记本》系列、《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故事》系列、《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史》系列等十余部书稿。因此，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姜红伟为我们奉献更多更好的诗歌史料专著。我也希望姜红伟的80年代诗歌史研究系列著作会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中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序二】

历史不能忘记

于 坚

《飞天》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最早的阵地。1982年前后，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潮在各个大学风起云涌，但大学生诗人们没有地方公开他们的作品，这时，《飞天》在编辑张书绅先生的主持下，开辟了《飞天》大学生诗苑。国内大学的大学生诗人纷纷在此专栏发表作品，这在当时是唯一可以集中发表他们诗歌的公开刊物。后来被批评家们称为“第三代诗歌”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在这个刊物发表了作品。《飞天》甚至促成了一种叫作“生活流”的诗歌流派，以其远见卓识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这是历史不能忘记的。

我大学时期开始在《飞天》发表诗歌，我那些一直被视为非诗的东西在公开刊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飞天》的宽容使我真正感到，文化上铁板一块的时代在松动了。我第一次发表的组诗《圭山组曲》就获得了“飞天大学生诗歌奖”。50元奖金，我请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的全体社员大吃了一顿。那个时代，《飞天》成为大学生诗歌的一个圣地。

我从未见过《飞天》默默无闻的诗歌编辑张书绅先生，但我一

直记得他，想象着他。《飞天》在伟大的敦煌附近，那是一个神灵飞舞的地方。在我的写作道路上，在那样的时代，遇到这样一位编辑，我以为有如神助。我听说他的眼睛不大好使。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可以看见诗歌的人。

【序三】

多元性诗歌写作的源头活水

潘洗尘

这些年经年累月编刊物、编诗选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当代诗歌横着读纵着读，当你越读越多越读越全面的时候，就会读出一些感悟，甚至读出一些“真相”来。

一般来说，我们的文学史习惯于把近30年汉语诗歌的源头（这里所说的近30年汉语诗歌，是指“第三代诗歌”运动兴起之后的具有了明显现代性倾向的汉语诗歌），归属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但我个人更愿意把此后崛起的大学生诗歌看成是汉语诗歌的多元性和现代性写作的真正源头。

这是因为，30年前“朦胧诗”对“诗歌即颂歌”写作模式的革命，仍然是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基本语言态度的反叛，而这种建立在“诗言志”诗学框架上的以公共记忆书写和为时代代言式的写作探索和实践，从根本上讲，就不可能真正触及到汉语诗歌的当代价值核心。

因此，在阅读考量当代一批正当写作盛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时，我会特别注意他们曾在1979年至1985年间写过什么样的诗歌。因为在第三代诗歌运动兴起之前，当代诗歌确实

实是以“朦胧诗”作为当时诗歌写作的某种标准的，但正如前文所述，朦胧诗只是在完成了某种“启蒙”作用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止步不前的保守状态，而汉语诗歌如何真正汇入整个世界诗歌的现代潮流，显然需要更现代的诗歌观念和文本实践。本书所记录的和本文所论述的一大批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简单而复杂的诗歌背景下，在《飞天·大学生诗苑》的助推下，登上了中国诗坛。

也许，这些乳臭未干的大学生诗人当时自己都不曾料到，他们将为此后30年狂飙突进的中国当代诗歌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一个现代性与复杂性兼具的多元化写作时代的就此展开。

也正是在1979年至1985年间，我们读到了很多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朦胧诗”完全不同的诗歌：如吕德安的《沃角的夜和女人》《父亲和我》，韩东的《山民》《有关大雁塔》，张曙光的《1965年》，李亚伟的《中文系》《硬汉们》，翟永明的《女人》，于坚的《作品39号》《尚义街6号》，海子的《亚洲铜》，丁当的《房子》，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胡冬的《我要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宋琳的《致埃舍尔》，陈东东的《点灯》《雨中的马》，柏桦的《在清朝》，张枣的《镜中》，唐亚平的《黑色沙漠》，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骆一禾的《先锋》，等等。这些与当时的朦胧诗完全不同的语言实践，才最终彻底颠覆了1949年以来汉语诗歌一直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基本语言态度的模式和框架，从而使汉语诗歌真正回到了被断裂的中国伟大诗歌传统以及壮阔的世界诗歌潮流中来。

从2012年开始，我和树才着手编辑《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人诗选》一书，与以往编刊物只阅读“当下”不同，那次是对100多位当下重要诗人的一次30年写作的纵向阅读，而他们当中90%以上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大学校园走向诗坛的诗人，由于整本书的体例是按出生年月的大小来排列，前文所提到的吕德安按出

生年月恰好就排在第一位，而其写于1979年的《沃角的夜和女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全书的开篇之作：

沃角的夜和女人

沃角，是一个渔村的名字
它的地形就像渔夫脚板
扇子似地浸在水里
当海上吹来一件缀满星云的黑衣衫
沃角，这个小小的夜降落了

人们早早睡去，让盐在窗外撒播气息
从傍晚就在附近海面上的几盏渔火
标记着海底有网，已等待了一千年
而茫茫的夜，孩子们长久的啼哭
使这里显得仿佛没有大人在关照

人们睡死了，孩子们已不再啼哭
沃角这个小小的夜已不再啼哭
一切都在幸福中做浪沫的微笑
这是最美梦的时刻，沃角
再也没有声音轻轻推动身旁的男人说
“要出海了”

显然，这是一首在写出当时即被朦胧诗的巨大光环所遮蔽的现代诗，与以往朦胧诗的公共记忆书写完全不同的是，《沃角的夜和女人》关注的是个体记忆和个体生命的体验，最重要的是与朦胧诗

相比，诗人在语言态度上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坚决剔除，以及对个人化语体的追求。而到了1984年，同样是吕德安，又写出了一首更具有源头性质的诗歌《父亲和我》：

父亲和我

父亲和我
我们并肩走着
秋雨稍歇
和前一阵雨
像隔了多年时光

我们走在雨和雨
的间歇里
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
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

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
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
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造成的
滴水的声音像折下一枝细枝条

像过冬的梅花
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
但这近似于一种灵魂
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